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 (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 2 卷第 1 期
(总第 2 期)
2004 年 2 月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闫凤桥；

本期执行主编：岳昌君

高等教育对跨越职业代际效应的作用

郭丛斌 丁小浩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 100871)

摘要：本文引入代际职业的流入性指数、继承性指数、流动方向和流动距离等指标，探讨高等教育对劳动者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其跨越职业代际效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最大。

关键词 高等教育 职业 代际效应

高等教育对跨越职业代际效应的作用

郭丛斌 丁小浩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 100871)

一、研究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教育的经济价值进行了多项系统的研究。包括对毕业生收入的比较分析和个人收益率计算在内的实证分析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教育确实是一项可以给个人带来很大经济收益的投资。对于教育收益的考虑不仅仅可以从个人的经济收益的角度,还可以从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的角度。而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所谓的代际流动,即父母和子女之间社会地位的变迁。对于代际之间社会地位的流向和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发和完善利于社会合理流动的途径,促进社会开放、公平、健康地发展。因此教育对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可以作为教育的社会效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已经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际效应与教育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本文将进一步关注高等教育对跨越职业代际效应的影响作用,试图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人们职业的代际效应的实证研究,透过变化纷呈的各种表象,探讨与其他级别的教育相比,高等教育在跨越职业代际效应方面的作用。

布劳和邓肯则讨论了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而某种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和初职的影响。

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代表者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提出“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观点。他们认为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其家庭背景已经决定了他能进入主要或者次要劳动力市场。而教育制度的作用只不过是在生产现有的社会关系(Bowles; Gintis, 1973)

较之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家庭观念较强的国度,劳动者个人的家庭出身对其成长过程和就业的具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接受过不同层次教育劳动者不尽相同。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具有更好的就业平台,他们在就业的时候更容易独立择业,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也相对较小。本文将使用代际流入性指数、继承性指数和流动方向等指标,研究高等教育在跨越代际效应方面的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将验证以下研究假设:与其他教育层次相比,受过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郭丛斌(1980—),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丁小浩(1959—),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丛斌,丁小浩:“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际效应与教育的作用”《经济科学》2004年即将发表

的劳动者,其跨越代际效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最大。

二、研究方法

职业是构建社会地位等级的主要分类标准,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关系密切;它与每个个体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它可以评定每个个体在社会地位的金字塔等级中所处的位置。为研究职业的代际流动,我们根据各种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对其进行排序,由高到低分别为: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为研究教育跨越职业代际效应的作用,我们首先引入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指数和继承性指数、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和流出指数、代际职业的流动方向和代际职业的流动距离等指标衡量职业的代际效应;并分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三个层次进行探讨。

1、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指数和继承性指数

继承性指数测度的是代际职业的继承性水平;流动性指数测度的是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水平。代际职业的继承性指数越大,职业继承在代际之间就越稳定,其代际之间的流动性就越小,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明显;反之,流动性指数越大,职业继承在代际之间就越不稳定,其代际之间的流动性越强,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不明显。

假设有 n 个职业类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反映代际职业流动性/继承性情况的矩阵 $A=(a_{ij})_{n \times n}$,其中: a_{ij} 表示父母职业类型为 i ,子女职业类型为 j 的频数。如果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与子女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彼此独立,则频数分布的观

察值 $\frac{a_{ij}}{\sum_{i=1}^n \sum_{j=1}^n a_{ij}}$ 与独立假设下的理论期望值 $\frac{\sum_{i=1}^n a_{ij} \sum_{j=1}^n a_{ij}}{\sum_{i=1}^n \sum_{j=1}^n a_{ij} \sum_{i=1}^n \sum_{j=1}^n a_{ij}}$ 之比应该接近于 1,否

则该比值远离 1。我们用观察值与期望值之比定义代际职业流动性指数 ($i \rightarrow j$) 和继承性指数($i=j$):

D.V. Glass, ed.,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1954

$$B_{ij} = \left(\frac{a_{ij}}{\sum_{i=1}^n \sum_{j=1}^n a_{ij}} \right) / \left(\frac{\sum_{i=1}^n a_{ij} \sum_{j=1}^n a_{ij}}{\sum_{i=1}^n \sum_{j=1}^n a_{ij} \sum_{i=1}^n \sum_{j=1}^n a_{ij}} \right) = a_{ij} \frac{\sum_{i=1}^n \sum_{j=1}^n a_{ij}}{\sum_{i=1}^n a_{ij} \sum_{j=1}^n a_{ij}}$$

如果 $B_{ij} > 1$ ，即父母职业为 i ，子女职业类型为 j 的实际观察频数大于理论期望频数，说明父母职业为 i 的子女进入 j 职业的可能性较大，且 B_{ij} 取值越大，说明可能性越大。反之， $B_{ij} < 1$ ，即父母职业为 i ，子女职业类型为 j 的实际观察频数小于理论期望频数，说明父母职业为 i 的子女进入 j 职业的可能性较小，且 B_{ij} 取值越小，说明可能性越小。

2、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与流出指数

为进一步衡量代际职业的流动性，我们还将计算每种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

和流出指数。职业流入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c_j = \frac{\sum_{i \neq j} b_{ij}}{n-1}$ ，它主要衡量父母不是第 j

种职业，而子女从事第 j 种职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反映了这一职业对父母并非此职业的子代的开放性水平。某一职业的代际流入指数越小，说明此职业的代际流动性就越小，父母是其他职业的子代进入此职业所受到的限制就越多，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明显；反之，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不明显。

职业流出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d_i = \frac{\sum_{j \neq i} b_{ij}}{n-1}$ ，它主要衡量父母从事第 i 种职业，

而子女脱离第 i 种职业、进入其他职业的可能性。某一职业的流出指数越大，说明此职业的代际流动性就越强，父母是此职业的子代进入其他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明显；反之，职业的代际效应就越不明显。

3、代际职业的流动方向

职业的代际流动是有方向性的，子女有可能会流向比父母更好的职业，也有可能流向比父母更差的职业。前者表示代际职业的向上流动，衡量指标为向上流

计算方法见 Peter M. Blau ;Otis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1967，本文作者用代数公式对其流动性和继承性指数的表述进行归纳。

动指数,其计算方法为: $e = \frac{\sum_{j<i} b_{ij}}{\frac{n(n-1)}{2}}$; 后者则表示代际职业的向下流动, 衡量指

标为向下流动指数,其计算方法为: $f = \frac{\sum_{i<j} b_{ij}}{\frac{n(n-1)}{2}}$ 。

4、代际职业的流动距离

代际职业的流动除了具有方向性之外,还有流动的距离。代际流动距离指数是衡量代际流动距离长短的指标。代际流动距离指数越大,子女所从事的职业与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的距离就越远,其差距就越大;反之则距离越近,其差距也就越小。将流动方向与流动距离相结合,代际流动距离指数又可以细分为向上代际流动距离指数和向下代际流动距离指数。其中,总体代际流动距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为: $g = \frac{\sum_{i<j} b_{ij}(j-i) + \sum_{i>j} b_{ij}(i-j)}{n(n-1)}$; 向上代际流动距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g_u = \frac{\sum_{i>j} b_{ij}(i-j)}{\frac{n(n-1)}{2}}$; 向下代际流动距离指数为: $g_d = \frac{\sum_{i<j} b_{ij}(j-i)}{\frac{n(n-1)}{2}}$ 。

本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0 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对以上各种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研究包含 2180 个有效的家庭样本。

三、实证结果报告

为分析高等教育对子女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我们将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分成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其职业的代际流动状况见表一。

(一) 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代际职业的流动性和继承性指数

表一的统计结果显示,子女接受过中等教育,其职业代际继承性指数的平均值最大,为 1.79;子女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其平均值相对较小,分别为 1.63 和 1.60。不同层次教育中,平均代际职业流动性指数最大的是接受过高等教

由于“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在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分布的样本量都偏小,因此,表一的统计结果未将它列入其中。

育的群体,为1.03;接受过中等教育的退居其次,为0.87;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其平均代际流动性指数最小,为0.86。也就是说,子女接受过高等教育,其所从事的职业受父母职业的影响相对较小,并且流向其他职业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二) 高等教育劳动者的代际职业开放性最强

总体上看,接受过高等教育子女代际职业的开放性最强。在七种职业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职业金字塔顶层的前三种职业的代际流出指数均小于1,而在职业金字塔顶层的三种职业的代际流出指数均大于1,表明父母从事前三种职业,子女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那么其依然留在这三种职业的可能性较大;父母从事后三种职业,子女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那么其流出这三种职业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者在职业金字塔顶层的前两种职业的代际流出指数均大于1,表明父母从事前两种职业,子女如果只接受过中等教育,那么其依然留在这两种职业的可能就比较小。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者,无论其父母是否是“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其进入“机关、企事业负责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总体上看,三个层次的教育中,高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较大;而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较小。也就是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容易摆脱父母职业的限制,进入与父母职业不同的职业;而接受过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劳动者则很难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

(三) 高等教育劳动者代际职业的向上流动指数最大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其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指数最大,为1.181,明显高于另两类劳动者;接受过中等教育劳动者向上流动指数的平均值位居其次,为0.80;接受过初等教育劳动者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最小,为0.62。代际职业向下流动可能性的排序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排序相反,接受过初等教育劳动者的向下流动指数最大,为1.11;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的向下流动指数最小,为0.88;接受过中等教育劳动者的向下流动指数介于二者之间,为0.95。这些统计数据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其职业的代际流动性比较强,并且这种流动主要表现为向上流动;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劳动者,其职业的代际流动性也比较强,但其流动主要表现为向下流动。

(四) 高等教育劳动者代际职业的流动距离最长

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者向上代际流动的距离相对最长,其向上流动距离指数最大,为2.74;中等教育其次,为1.67;初等教育最小,为1.48。向下流动距离指数的排序则与之相反,从高到低分别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其值分别为2.25、2.07和1.64。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就越大,且向上流动的距离就会越长,其从事职业金字塔顶层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且向下流动的距离也越长,其从事职业金字塔底层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对子女跨越代际效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跨越代际效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至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层次的教育中,高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较大,而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作用相对来说则比较小。也就是说,子女接受过高等教育,其所从事的职业受父母职业的影响就会相对较小,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可能性也会相对较大;而接受过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劳动者则很难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代际之间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且向上流动的距离就会越长;受教育程度越低,代际之间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且向下流动的距离也越长。

中国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前劳动力市场分割”,但教育却并非是复制业已存在的社会经济等级的工具。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子女跨越职业的代际效应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不单单体现为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作用,即促进社会公平,维系社会稳定。高等教育能够增加劳动者,尤其是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子女的人力资本;为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提供相对较为公平的就业平台;从而为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子女提供进入职业金字塔顶层的机会。这将有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使得整个社会的职业系统有足够的平衡性和动力保持良性运转,继而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国家应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倡高等教育平等化,创造更加平等的就业机会,最终促进社会公平。

表一 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者的代际职业流动指数

| 父母职业 | 子女职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等教育 | | | | | | | 中等教育 | | | | | | | 初等教育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流出指数 | 1 | 2 | 3 | 4 | 5 | 6 | 流出指数 | 1 | 2 | 3 | 4 | 5 | 6 | 流出指数 |
| 1 | 1.96* | <u>1.1</u> | <u>1.23</u> | 0.41 | 0.87 | 0.36 | 0.79 | 1.53* | <u>1.3</u> | <u>1.55</u> | 0.71 | <u>1.26</u> | 0.62 | 1.09 | ---* | 0 | <u>4.81</u> | <u>1.56</u> | <u>1.2</u> | 0.34 | 1.58 |
| 2 | 0.94 | 1.52* | 0.83 | 0.47 | 0.4 | 0.55 | 0.64 | <u>1.77</u> | 1.8* | <u>1.19</u> | 0.91 | 0.84 | 0.76 | 1.09 | --- | 1.95* | 0.94 | 0.71 | 0.47 | <u>1.33</u> | 0.69 |
| 3 | <u>1.21</u> | 0.69 | 1.31* | 0.97 | 0.65 | <u>1.14</u> | 0.93 | <u>1.21</u> | 0.95 | 1.46* | 0.8 | 0.9 | 0.85 | 0.94 | --- | 0.78 | 2.06* | <u>1.21</u> | 0.94 | 0.82 | 0.75 |
| 4 | 0 | 0.48 | <u>1.43</u> | 2.01* | <u>3.23</u> | 0 | 1.03 | 0 | 0.52 | <u>1.05</u> | 2.77* | 0.57 | 0.63 | 0.55 | --- | <u>1.71</u> | 0.41 | 2* | <u>1.03</u> | 0.47 | 0.72 |
| 5 | <u>4.27</u> | <u>1.35</u> | 0.68 | 0 | 0.91* | <u>1.15</u> | 1.49 | 0 | 0.86 | 0.67 | <u>1.32</u> | 1.8* | 0.83 | 0.74 | --- | <u>1.93</u> | 0 | <u>1.66</u> | 0.7* | 0.85 | 0.89 |
| 6 | 0.85 | 0.57 | 0.68 | <u>2.22</u> | <u>2.19</u> | 2.06* | 1.3 | <u>1.01</u> | 0.73 | 0.54 | 0.8 | <u>1.07</u> | 1.38* | 0.83 | --- | 0.24 | 0.7 | 0.57 | <u>1.23</u> | 1.26* | 0.55 |
| 流入指数 | 1.45 | 0.84 | 0.97 | 0.81 | 1.47 | 0.64 | | 0.8 | 0.87 | 1 | 0.91 | 0.93 | 0.74 | | --- | 0.93 | 1.37 | 1.14 | 0.97 | 0.76 | |

注：1表示机关、企事业负责人；2表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表示办事人员；4表示商业工作人员；5表示服务性工作人员；6表示生产运输工人。

【参考文献】

1. D.V. Glass, ed.,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1954
2. Peter M. Blau ;Otis Dudley Du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1967
3. Samuel Bowles;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4. Yves de Jocas;Guy Rocher, Inter-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Province of Quebec,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Feb., 1957
5. Peter Y. Dejong; Milton J. Beawer; Stanley S. Robin: Patterns of Female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Comparison With Male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Dec., 1971